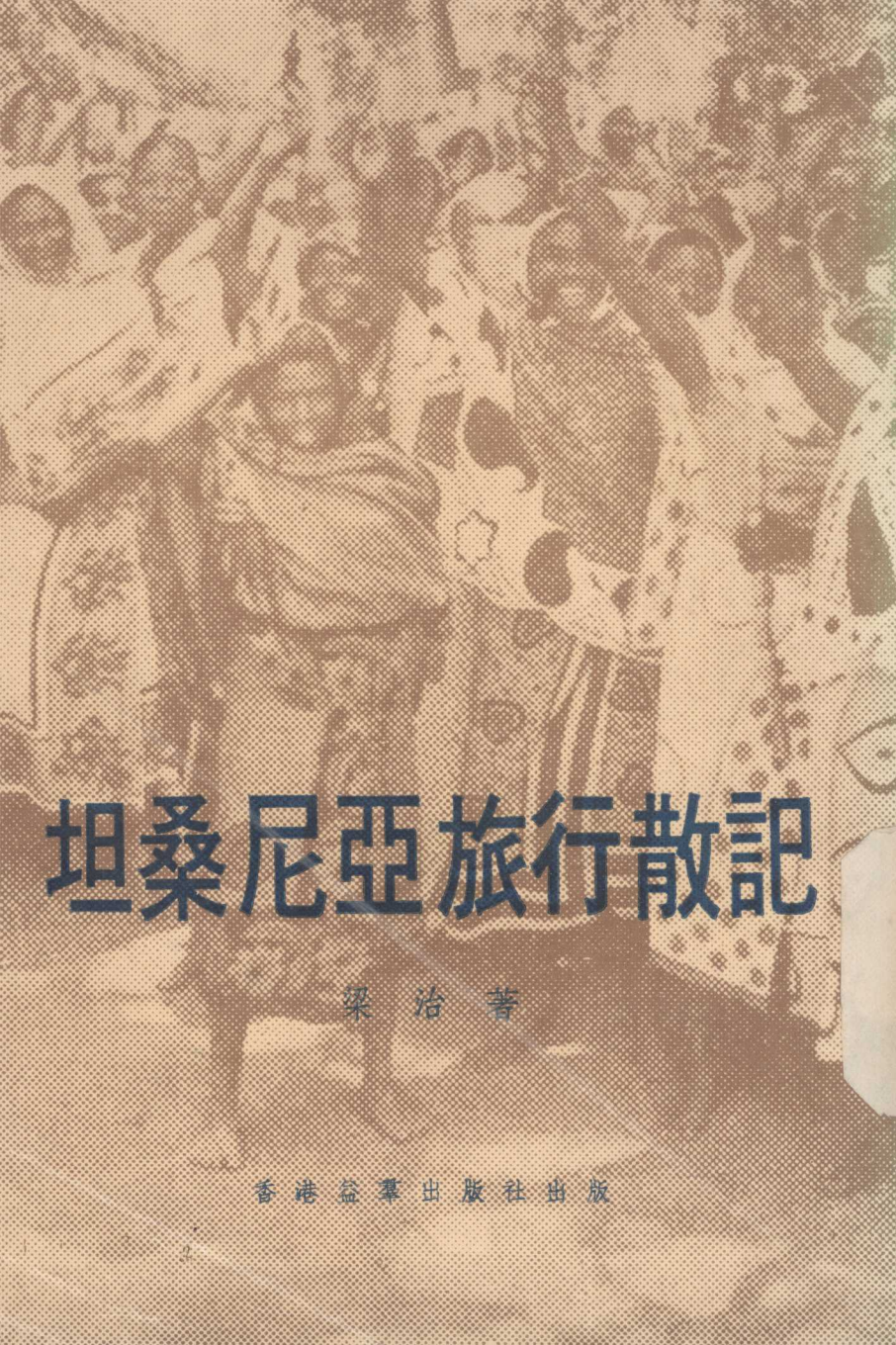




坦桑尼亞旅行散記

梁 治 著

香港益羣出版社出版



坦桑尼亞旅行散記

吳曉明 著

坦桑尼亞旅行散記

梁 治著

香港益羣出版社出版

目 錄

乞力馬扎羅山上的火炬·····	一
打碎奴隸的鎖鏈·····	九
赫赫族的英雄·····	一八
在「馬及馬及」的古戰場·····	二六
西沙爾麻的海洋·····	三六
未來像寶石一樣燦爛·····	四八
雪山下的香蕉園·····	五九
湖濱棉田·····	六八
成爲人畜興旺的牧場·····	七九
在馬薩伊草原上·····	八八
古代藝術的寶庫·····	九八
在地裂縫的匯合處·····	一〇七
印度洋上的明珠·····	一一六

乞力馬扎羅山上的火炬

東非海濱烏呼魯的贊歌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日零時，一枝象徵獨立的火炬劃破了茫茫黑夜，出現在非洲最高峯乞力馬扎羅山的頂巔。它向世界宣告，坦噶尼喀終於獲得獨立了。

人們最難忘記，在那天午夜，首都達累斯薩拉姆的國家體育場上，八萬多人聚集在那裏等待着，盼望一個莊嚴的時刻的到來。當市中心鐘樓上的時鐘敲響了十二下，全場頓時寂靜下來，燈光熄滅，英國國旗在黑暗中悄然落了下來。接着燈光通明，樂隊奏起坦噶尼喀新國歌，一面坦噶尼喀新國旗在春雷般的歡呼聲中升起了，「烏呼魯」的喊聲震天動地，像海潮一樣起伏不絕。人民揮舞著手臂，吹着口哨，唱着讚美祖國的歌曲。許多人眼眶裏溢出激動的眼淚，喊着：「我們渴望的獨立來了！」

當市中心獨立紀念碑頂端的紅色火炬突然發亮，全市羣眾又連續發出長時間莊嚴的歡

呼聲，因為人們知道，消息已從乞力馬扎羅雪山下的小鎮傳來，坦噶尼喀第一個非洲人軍官冒着刺骨的風雪嚴寒，克服各種困難後，已經爬上非洲屋脊乞力馬扎羅之巔，點燃了火炬，插上了祖國的新國旗。

首都達累斯薩拉姆（原意為「和平之港」），在那些日子裏，裝飾着彩旗和鮮花，通夜點亮着五光十色的燈彩。燈光映照在港口的海水之中，顯得分外美麗。

那些天，穿着各種服裝的各部族人民從四面八方向首都擁來。老年人、年青人手拿着象徵吉祥的樹枝來了，母親們懷抱着孩子，身上穿着印有「烏呼魯」字樣的「康加」服，汗流滿面地跑來參加人羣的行列。她們應着鼓聲跳呀、唱呀、喊呀，在城市各個街道上盡情狂歡。從森林到湖邊，從海岸到山區，全國充滿了一片歡樂、希望和尊嚴。在一些城市和農村裏，有些嬰兒在獨立節日前夕出世，父母就給他們取名為「烏呼魯」；達累斯薩拉姆的一些街道被命名為「獨立大街」、「烏呼魯之路」、「盧蒙巴大街」等。多少家庭由於激動、歡樂的心情而徹夜不眠。

坦噶尼喀人民在這個時刻，心像火山一樣沸騰，民族感情像海濤一樣洶湧。他們渴望着這個時刻的到來，已經有幾個世代了。今天，坦噶尼喀終於獨立了，它揭開了坦噶尼喀民族史的新的一章。

富饒美麗的國家

坦噶尼喀，這個在東非洲約一千萬人口的國家，景色壯麗，物產富饒。它的面積有九十萬七千零六十二平方公里。北部矗立着拔海五千八百九十五米的非洲最高峯乞力馬扎羅山，它站在「非洲的屋脊上」，終年閃耀着銀色的雪冠。非洲第一大湖維多利亞湖和世界第二個最深的坦噶尼喀湖，位於它的北邊和西邊，它們同西南部的狹長的尼亞薩湖①一起，三面環抱着這個國家。沿着八百四十公里長的東部海岸線是一條寬十五至六十五公里的狹長低地，上面覆蓋着密密麻麻的西沙爾麻和一片片的椰林。中部是高原丘陵，成羣的牛羊和一塊塊農田點綴其間。南部有四季常青的大森林。北部有遼闊無際的馬薩伊大草原。世界著名的地裂縫②從中央高原兩側貫串全國南北，奇特壯觀。許多熄滅的火山口遍佈在北部和沿湖地帶。

這個國家雖然位於赤道附近，但因地勢一般較高，又有海洋和湖泊調節氣候，全國許

① 馬拉維獨立後，已將尼亞薩湖改稱馬拉維湖。

② 地裂縫 (Great Rift Valley)。又譯大裂谷；參見本書第一零九頁。

多地方都四季如春，雨量豐富。每年十二月至三、四月是炎熱季節；六月至八月是涼爽宜人的季節。由於它幅員廣闊及各地海拔高度不一，各地氣溫差別很大。當沿海和湖邊的漁民赤着身子在赤道陽光下乘着小船撒網，西南高原上的人們卻正在圍着篝火取暖。當乞力馬扎羅山上的風雪正在怒吼，山下卻正在盛開各種鮮花，長滿香蕉、咖啡和水稻。

坦噶尼喀的礦藏幾乎到處都有，這裏的鑽石礦是世界最大的鑽石礦之一。黃金、鐵、煤也有多處正在開採。它年產二十一萬噸西沙爾麻，是世界產量最大的國家。棉花和咖啡佔全國出口物資的第二、第三位。這裏幾乎生長着所有的熱帶作物。畜牧方面有一千一百萬頭牛和無數的羊。

被奴役的血淚史

坦噶尼喀是一個具有古老文化傳統的國家。這裏很早以來居住着一百二十個部族，其中百分之八十屬班圖語系。這些部族，有的農業相當發展，有的半農半牧，有的以放牧為主，他們世世代代一起生活在這塊富饒的土地上。在維多利亞湖西邊的卡拉哥維，以及沿海烏善巴拉山下，曾出現過古老的王國或城邦，它們有自己的政治組織，生產也達到較高的水平。公元七、八世紀以來，中近東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順着海洋的季候風來到這裏進行貿

易，坦噶尼喀南方的基耳瓦和桑給巴爾曾一度成爲對外貿易和文化聯繫的中心。

十五世紀初，西方殖民者開始侵入坦噶尼喀。一四零零年葡萄牙海盜來到東非沿海地帶，第一個前來的是被西方吹捧爲「開拓者」的瓦斯哥·達迦馬。他登岸後，即派出遠征隊侵入內地，掠奪和販賣大批奴隸。但葡萄牙人遭到當地人民的強烈抵抗，不久就被趕跑了。接着，德國、英國等相繼侵入，爲掠奪這塊肥沃的土地展開了激烈競爭，隨着他們派來的探險家、傳教士而來的，是他們組成的殖民公司。德、英於一八九〇年合謀，使坦噶尼喀淪爲德國的殖民地。德國對坦噶尼喀人民的反抗進行了軍事鎮壓。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通過「國際聯盟」，坦噶尼喀於一九二四年成爲「國聯」委任統治地，交給英國統治。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聯合國又將坦噶尼喀改爲「託管地」，仍由英國繼續統治。

坦噶尼喀被英國統治了四十多年，一切大權都掌握在英人總督手中，政府中的主要官員、甚至農村中縣一級的主要官員都是白人。同時，它依靠傳統的酋長制，作爲統治的支柱。此外，英國還從它當時的老殖民地印度移來十萬左右人口，因此，在坦噶尼喀和東非其他國家，幾乎全部零售商業都掌握在印度人手中，擔任農產品收購和販運的也都是印度人。印度人在坦噶尼喀開闢了大莊園，在城鎮擁有房產。在政權機構中，英國人也用大量

的印度人當中層職員。這批印度人領取的工資比非洲人高幾倍，但低於白人的工資。

英國除完全壟斷了坦噶尼喀的鑽石和金礦等的開採外，還開闢了成千個各種作物的種植園，並規定他們享有土地的「永佃權」，即土地永遠歸他們使用，一英畝土地每年向殖民政府交納象徵性的半先令^①或一先令的「租稅」。殖民者用抽人頭稅的辦法，規定每個壯年勞動力每年交納四十先令。非洲人不得不離開自己的田園到外國人的種植園去充當廉價的勞動力。一旦成了種植園的工人，就被園主通過合同方式像牲口一樣拴住在種植園裏。

人頭稅和海外運來的工業品的傾銷把貨幣經濟帶進農村，農牧民不得不廉價地出賣農牧業產品，工業產品和農牧業產品的剪刀差價十分大，使農村大多數地區的自然經濟迅速瓦解。對於那些已經發展了經濟作物地區的農民，英國人又使用壟斷價格來操縱他們。

英國紳士們到處實行種族隔離，在首都達累斯薩拉姆及其他有歐洲人居住的地區，歐洲人和非洲人的居住區卻是彼此隔離的。沿海岸，涼爽而又美麗的地帶，是歐洲人的別墅區，另一片是非洲人貧困、矮小的茅屋區。俱樂部、飯廳、旅館是種族歧視猖獗的場所，

①東非先令，與英國先令等值。下同。

獨立前甚至社會地位較高的非洲人到哪裏去都會遭到侮辱。在海灘一帶，只有歐洲人可以
去游泳，非洲人卻不得靠近。夜間在歐洲人居住區，假如非洲人沒有穿工作制服或不能出
示工作証，即使只是在那裏過路，也有可能被逮捕。非洲人如果未經允許而踏入白人的種
植園，園主就「有權」開槍打死。在種族歧視之下，坦噶尼喀人民受盡了欺凌和屈辱。

理想成爲現實

正是在這種非人的生活下，坦噶尼喀人便掀起了反抗的浪潮。早在德國統治時期，就
發生了百萬人參加的震撼整個非洲的「馬及馬及」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肯尼亞人爲
自由獨立和奪回土地而發動的「茅茅」運動，對坦噶尼喀人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一九五四
年以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爲目的的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宣告成立，在它的領袖尼雷爾的
領導下，動員和組織了各階層羣眾，進行了空前規模的反殖民統治的運動。殖民當局挑撥
各部落糾紛，實行分而治之。同時極力玩弄「憲法改革」、「分階段獨立」等等陰謀以圖
拖延坦噶尼喀的獨立，但均未能阻擋坦噶尼喀人在爭取獨立的道路上前進，廣大人民團結
在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聯盟周圍，組織了不斷的大罷工和示威。最後，英國政府才不得不宣
佈一九六一年後給予坦噶尼喀獨立。

坦噶尼喀獨立後，爲了鞏固民族獨立，在政權中首先實行了「非洲人化」。獨立前在政府中工作的數千名文官和警官逐步被非洲人代替，政府還取消了酋長制度，取消了酋長的行政權力。爲了加強全國的統一和團結，政府建立了地區、縣各級政權組織，爲消除地方部族主義創造了條件。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九日，坦噶尼喀改爲共和國，選出了第一任總統尼雷爾。當時乞力馬扎羅山的頂巔又亮起了自由的火炬，並把乞力馬扎羅山的最高峯由「威廉皇帝峯」改名爲「烏呼魯峯」，洗雪了多年來蒙受的恥辱。

在獨立後的三年中，坦噶尼喀爲了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取消了外國種植園佔地的「永佃權」，開始沒收了一批大種植園，使它成爲國家經營的農場。政府加強了對西沙爾麻、棉花、咖啡在價格和銷售方面的控制，並在建設非洲人西沙爾麻種植園。全國人民投入尼雷爾總統所倡導的「自助計劃」運動中，用自己的勞動和智慧，建設着這個嶄新的國家。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坦噶尼喀和桑給巴爾成立了聯合共和國——坦桑尼亞。在那些日子裏，人們每天可以聽到來自這個印度洋畔猶如春雷般的「烏呼魯」的呼聲，迎接全非洲民族新生的到來！

打碎奴隸的鎖鏈

從巴加摩約談起

從達累斯薩拉姆沿着海岸往北走，約五十五公里，有一小鎮，叫巴加摩約。這裏，像所有東非海岸一樣美麗，浪花沖擊着白色的沙灘，海灘上搖曳着椰子林影，漁民駛着小舟捕魚，那被稱爲「達烏」的阿拉伯式運貨木船，依靠海風和漲潮，來往於這個古碼頭和他碼頭之間。

市鎮的街道窄小、古老，許多建築已在時代的風雨中頹塌。住家人舊式的小屋，裝飾着刻有阿拉伯圖案的門窗。在晴朗的日子裏，向東北遙望，可隱約看到綠色美麗的丁香之島桑給巴爾。

就是這個小鎮，過去曾是從東非大陸販運奴隸的通衢大道，它記載了東非人民幾百年來在非人的奴隸買賣中遭受的苦難。

奴隸們主要來自坦噶尼喀內地及沿維多利亞湖區域，來自南方的贊比亞、南羅得西亞和尼亞薩湖地區。他們多數通過橫貫坦噶尼喀的「奴隸之路」，從坦噶尼喀湖畔的烏吉吉，經過中部高原的塔波拉、姆帕帕，來到沿海。也有不少是沿着尼亞薩湖，經恩章比來到基耳瓦。當時，沿海的龐加尼、沙達尼、巴加摩約、基耳瓦等市鎮，都是奴隸的轉運站，其中巴加摩約是最主要的一個。現在，鎮上七、八十歲的老人還都能向人們追述當時他們看到的情景。有些老人就是當年留下的被販運的奴隸。

自從十五、十六世紀以來，在東非從事奴隸買賣的有葡萄牙人、英國人、法國人、美國人、阿曼人及印度人等。除莫三鼻給以南地區有些歐洲人直接捕捉奴隸外，他們多數依靠奴隸販子到非洲內陸去搜捕，自己卻間接從桑給巴爾、基耳瓦、馬爾加什等奴隸市場上購買，然後再把買來的奴隸運往海外去出賣。桑給巴爾當時是東非最大的奴隸市場之一。每年從那裏運往國外的奴隸有幾萬或十幾萬人。

從一些殖民者遺留下來的記載看，十八、十九世紀中葉是東非奴隸買賣的興盛期，它已經成為殖民者掠奪殖民地的勾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自一七六〇年以來，葡萄牙人以基耳瓦為基地，大批購買奴隸，把東非的奴隸運到巴西等地的種植園裏去做苦工。法國人把大批奴隸運到當時他們的屬地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去開墾甘蔗園。十九世紀初，英國

人、美國商人也都來到桑給巴爾進行這種勾當。在這個時期，有些印度僑民也捕捉一些非洲人，爲他們開墾種植園或充當家僕。

在奴隸之路上

奴隸販子們往往是使用暴力從內地捕捉奴隸，運到沿海去販賣。非洲人歷來散居在森林裏，每個村落只有幾戶或十幾戶人家。成羣的奴隸販子在夜間偷襲這些村落。毫無準備的村民很快就被擊敗，他們被俘後立即帶上了鐵鏈，嬰兒被刺死，糧食、牛羊也一起被搶走。掠奪和偷襲使安靜和平的非洲大陸變成了苦難的血海。奴隸販子們還進一步利用了酋長的自私和貪婪，促使酋長們到處去劫掠其他部落的人，挑起部落之間的戰爭，拿戰俘向奴隸販子換取物資。成千成萬的非洲人就這樣從大陸中心被打上了奴隸的烙印。

奴隸販子在掠奪了奴隸後趕着他們上路時，還利用被捕獲的奴隸到沿路的原始森林裏去尋找象牙。這些象牙由奴隸們肩扛着，頭頂着，運往東海岸。

奴隸們常常是幾十個、幾百個、甚至成千個地被帶槍的奴隸販子押送着。常常是十五、六個人用一條鐵鏈鎖在一起，或是把每一個人的脖子套在一個鐵環中，再用一根木棍把十五、六個鐵環串在一起。鐵鏈不夠時，奴隸販子就把一根木頭的兩端挖成洞，做成木

枷，套在兩個奴隸的脖子上。奴隸們有的背捆着手，有的頭上頂着東西，默默地向着不可知的地方走去。奴隸販子們揮舞着槍和鞭子，抽打着他們，就這樣一連要走幾個月才能到達海邊。

英國的一個殖民官員曾經這樣記載了他所目擊的幾羣奴隸的情況：

「一羣兒童和婦女們被鐵環套着脖子鎖在一起，處境十分可怕。她們的下身全沾滿乾泥巴和自己的大便，並且被荆棘刺得血淋淋的。她們瘦得只剩骨頭架子了，瘦骨嶙嶙的四肢鬆散地伸着，皮膚皺得像羊皮紙。一個不幸的婦女因為脫掉了她的繩子，就被拉向一棵樹幹摔去，她尖叫着向我們跑過來……一隻眼睛的眼球被摔出半個，臉上和胸部淌着鮮血……」

「這種『財產』（指奴隸）的運輸常常要經過幾百英里才到達海岸，要穿過一些極為缺水的寸草之地和有時是不友好的地區。這是十分困難、使人充滿不安的旅程，並且往往引起殘酷的行爲。當匆忙地穿過一些貧瘠的和友好的地區時，奴隸商隊的頭子爲了趕路，不是停下來解開那些病弱者或頭暈者的鎖鏈，而相反地，卻是向他們套着鎖鏈的脖子上的頭顱一刀砍去，讓它滾到路旁，同時一脚把死者的身軀踢到一邊。當路上口糧不夠的時候，嬰孩就從母親的懷裏被奪走，拋到路邊死去，免得這些孩子剝奪了那些健康的奴隸

母親們向前行路的力氣。」

就這樣，成羣的奴隸，從坦噶尼喀及其鄰近地區，越過重重高山，橫貫缺水的高原叢林地帶，被趕到東海岸邊的巴加摩約。條條運送奴隸的路上，撒滿了奴隸的血迹和白骨。

巴加摩約，這東海岸的小鎮，是千萬個奴隸們在自己的大陸上最後棲息的一站了。在這艱辛的長途旅行中，常常是五個人中只能有一個活着到達海邊。奴隸們眼望着無際的海洋，懷念故鄉，自然而然地對這鄉土上的最後一站悲慘地叫一聲：「巴加摩約！」「巴加摩約」在斯瓦里語中意思是「心掉出來了」，或「心被摔碎了」。

市場上的人「貨」

年復一年，代復一代，成千上萬的男女奴隸，從這個小鎮上被送往桑給巴爾的奴隸市場。奴隸們運到桑給巴爾後，被關在地窖裏，每日下午五點至日落，被趕往市場上出售。奴隸市場由古老破爛的房子及土牆圍着。在旅途中由於飢餓和日曬而弄得十分骯髒疲憊的奴隸們，按着他們被估的價格等級分成堆，坐在沙地上等待着命運的來到。那些穿着各種服裝、背槍、扛刀的買主和那些由奴隸販子陪伴着的歐洲「商人」，用貪婪的眼光，一個個地物色和挑選，估算着應付的價錢。他們把奴隸的嘴裂開看看牙，仔細地審查奴隸的眼